





她便起來了。跑到自修室裏。看見他坐位上的書籍。非常不整齊。她便替他整理了一回。他起來一瞧。自然的便知道了是她替他整理的。心裏便非常的感激。反恨自己為什麼不整理書籍。——因為他是一個懶惰者。——

還有一天。他在飲茶裏飲茶。見她來了。便忙跑開。她問他你為什麼不倒茶呢。他說。我飲過了。——其實他並沒有飲。他們倆的靈魂戀愛。是常如這類事實的。不過他們倆這時的戀愛。還是一枝含苞待將開而未開的愛的花。這個愛還沒實現出來。

後來他們倆由這個校裏畢了業。便正式結婚了。那時這枝愛的花。才實現的開了。但是結婚不過二年。他便死了……

現在這些過去的背景。又好像一張張的影片。顯映在地腦海中。所以她便流下了兩行熱烈的清淚。

月兒漸漸地向西方行去。夜更沉寂了。窗前的薔薇。珊瑚地作響。遠遠靜默着幽鬱着的樹影。放出些淒涼而憔悴的情調。天空中飛行的孤雁。啞的一聲。她打了一個寒慄。歎了口氣說。「呵。孤鴈呀。你是鳥類的孤憐者。我是人間的孤憐者呀」……

這時她又回想了她丈夫在時的一回事。有一天夜裏。正如今天這

脫不開底了。鬼降生在伊和他底環境了在這絕短底時間內種種底困難發生難免是發於環境却有促他思想變化的能力他的心琴便彈出這等困苦難言一般愚夫俗子底愛却不是愛只算是一時獸慾走出人底世界去了一般的愛相愛互維繫起來他那忍教伊傷心呢所以伊愛他兩方成一個兒在假使不愛伊定要非常傷心呢所以他愛早不能起個因爲他們雖說過一句話但在靈魂方面他們底思想又不能自底境況家庭底黑暗他覺得斷不能愛又怎能愛自己？因爲他們底愛互相維繫起來他那忍教伊傷心呢所以伊愛他還是這樣去愛伊罷

當着夜深人靜時候雲貞點着一盞半明不滅的豆油燈現着一臉底愁容他近來回思越想越發飄蕩不定了他底神情精實的瘦象越發沉淪下去他聽一回他面屏前那個清瘦底影說「枯瘦底我呀」呢？一個我憔悴底一個我那有資格去愛伊呀？我還過圓滿底生殺伊呢？我想一定不去愛伊了這樣無學識伊歸了我還能過圓滿底生活嗎？他良心想向去問說「你如今才覺悟不能去愛伊但你先前的可是他良心又向他質問說『你如今天底真摯底情緒又要棄去你們底愛呢現在已開了一枝鮮艷底花麼？』你用真心向他下子去灌輸既是你們中間底愛之花這枝花不要枯槁了嗎？你是個犧牲者但在伊底思想裏又變了了抱滿了底熱忱去愛他受了他的心是貴重的於是他在伊底老功課他每遇見伊心中便說『我並仍然天在清慧門前去做他底老功課他每遇見伊心中便說『我並沒有資格來愛你但又不能不愛你這真是一無可奈何底愛呢！』」

何的愛呢？」

時一般的景象。她和他坐在窗下談心。她說：『明天我要回去省視我的母親。我們要分別了。』

「分別嗎？怎樣使得呢？我能離開你生活嗎？我們生在世界上一天。我們也不能有一刻離別呀。」他說。

「是的。我們不能有一刻離別。但是這回我不能回去看我的母親。因為我母病重着呢。你和我一起去罷。」她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說。

「影妹呀。我的愛呀。」他含着笑說。在她額間接了一個吻。她想這些景象。一甜蜜的愛底生活。現在變成曇花泡影了。飛出九霄雲外去了。去了去了。永遠去了。現在只有獨在人間過孤寂的生活了。所以又流出兩顆淚珠兒……

隔壁房裏。忽然有小孩子的哭聲。這是她的孩子雲波。雲波今年兩歲了。是和保姆王媽睡的。雲波是非常的可愛。柔軟的絲髮。披在額間。兩隻靈活的眼睛。充滿了慈祥和愛。一個白而微紅的臉兒。好像是蘋果一般。雲兒便是她的安慰者。她每天煩悶的時候。一見他（雲兒）便立開了笑容。一切的煩悶也消滅去了。

雲兒哭得好一會了。王媽還是呼呼地睡着。她聽得難受起來。便喚了幾聲王媽。這回王媽才醒來。她說王媽不會帶雲波。叫王媽

新丰最佳禮品為大前門香烟

英華烟草有限公司  
總經理

許塵父啟事

諸文友鑒弟於本月十三日遷居英  
界梅白格路頤康里四三四號乞治  
爲幸  
廬父謹啓

本報懸賞徵求小小說

本報爲增進閱者興趣起見現定每月懸賞徵求小小說一次每期取卷無定額取錄者分甲乙丙三等酬贈發表時於稿尾注明(甲)一元五角(乙)一元(丙)六角第一期命題列

滑稽小說  
**村姑游春記**

應徵者注意 每篇不得過三百字  
愈少愈妙文言白話不拘陽歷二月  
廿五號截止收卷三月一號起在本  
報披露

● ●  
本報徵稿新章  
● ●

(一)本報各種文字皆收外稿除小說概酬現金每千字自一元至三元外其餘雜稿贈清華書局書券或本報(二)來稿須繕寫清楚每篇每則務請注明字數若干(三)來稿願受酬者請簽名蓋章否則

无可奈何的爱

雲真是一個富有神精質底少年他的思想好像天空飛絮一般隨着輕風播動時時刻刻都會變化他的一舉一動都是高尙不是一般青年子弟可以同日語是常常在靜園和清蕙底相見以後那一類流動不定底心便無刻不在伊底身上底結實萬根柔軟溫和底情絲而這許多底顏色又成一身底周圍青絲櫻桃也似底唇到吻兩隻波兒裏於是伊底眼晴那一個處那一件不是時刻掛住在他的底心上樣充滿了愛和底眼晴那一個處那一件不是時刻有時候他想起了那天底情形來了他自己一個人跑到靜園中去正走到園底近旁瞥見了這五年風流騷動不可憎娘清慧他底眼光立刻被伊底顏色態度神情吸引了住了一牢底瞧上幾眼一回兒隨得兩方可怪底清慧呢伊也不知不覺底朝他一笑了伊見他底外底紅面都有點意思起來他就禁不住天一笑在這笑中間他底靈魂生雙頰也不期然而然底淺梨渦微微一笑了伊底靈魂險些兒被他勾攝了去從此就存着一個「伊愛我」底念头每逢回到想到這裏連魂夢裏都會笑起來底從此以後他就天天要去探望他底情人罷了恰喜伊也好像得他底心事一般並不肯辜負他底盛情伊也有意常給他底慾望於是一個滿意底成績因此那玫瑰底顏色櫻桃底唇軟光潤底青絲波光盪漾充滿了愛和底晴常常能夠安慰和供給他底慾望於是他

那「伊愛我」底念頭益發深信不妄底了時間底進行跑得和風一般速可憐底他和伊啊現在都給這一縷縷底情絲繫得牢牢密密底再也解

○月夜

即作不受酬論(四)來稿登與不登概不發還 本報編輯部謹啟

漸漸地寂靜了下去。一切有生之倫。都沉入了他們的睡鄉。明潔的青天。點綴了無數燦爛的星兒。和一輪皎潔的明月。倩影睡了下去。只在被窩裏輾轉。睡不沉着。她掀起帳門來。把兩眼的視線。直射着窗外。月兒把晶瑩而明亮的光輝。透過了玻璃窗。照着地。蒜白而含有悲意的面龐上。她轉眼看了一會月兒。說着一句『好明亮的月兒呀。』她一面說着。一面便爬了起來。到窗下坐着。伸出一隻白嫩的左手。在月光裏開窗。右手拿出一本書。在月光下面看。沒看一兩頁。又把書丟掉。把兩眼又注射了窗外去。這時她便流下了兩行熱烈的清淚。因為她回憶了已死的丈夫。倩影自她的丈夫死去。他是天要流淚的。簡直是在淚珠兒世界裏過生活。她的丈夫。是一個和藹可親的美少年。他的舉動。他的語言。都足以表示得出他的溫婉。當他們倆同學的時候。於形跡間並看不出他們的愛。於精神方面。他們是無時不戀着。有一天早晨。太陽方在東海雲霞波動。幾隻小鳥立在枝頭上亂叫。



談探偵國中

坊間流行之偵探書，皆出自  
達譯西集，從未有以中國  
先主以弱爲實驗之清事者。  
中國偵探案發行以來，社會  
生人現本篇幅又再廣闊。  
君乞將其最近所著名之國  
探一萬行世以警世。此書  
七萬所著之案，雖出於偵  
偵探之軌範亦可。至讀七

說小情慘著新亞枕

記雙賢

是書原名泮打罵齋錄  
為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笑友愈  
天憤有逢章加評尤助  
閱者興趣者苦心孤  
謂痴情微託紅樓評者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靈  
歌嗜痴諸君盡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  
發行所清華書局

版出物種一社元

文獻 癸亥 週刊

內容一名家詩文小說筆記及一切雜作小品  
著作者一尤半狂 王天恨 王受生 王九思 石碧厂  
朱天石 汪隱聲 李伊涼 范烟橘 范佩英 范菊  
高 洪麗川 金君珏 姚廣襲 施青萍 馬開魂 孫  
弋紅 張無淨 陳獨醒 高秋楚 黃遜圃 黃傳陶  
趙眠雲 蔣吟秋 戴夢鷗 戴淦源 鄭逸梅 顧小  
蘇重威 參碧波 諸先生  
定價 每份二分 全年大洋八角 (現已出二期如欲  
函索每期附郵票二分空函不覆)  
發行所 蘇州十梓街一百廿四號元社

海上花列傳

**海上花列傳** 此書爲雲間韓太仙所著別署花也憐儂紀上

海五十年前繁華景象書凡五十萬言分六十回悉當時真確事實今老於冶游者尙能指述其人而書中趙某保真姓名其人爲無賴中年後乃得利爲富人方墮落時作者嘗周濟之迨後得意而作者廢居因陋向借不得故舉其舊事以譏之云趙乃揮鉅金盡購其書而焚之故此書外間罕有流傳亦有改頭換尾化名爲新上海新華夢上海新繁華夢上海花叢叢史等名稱者然皆割絕文義不填腐目識者恨之今本局竟得此書最初石印抄本與翻本情文有霄壤之別因亟存以行世用公同好此書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東越許廬父先生序中稱謂不讓紅樓夢儒林外史又以趙某焚書擬諸秦皇焚經其推尊此書可謂至矣而此書價值亦概可想見也茲已印竣洋裝精訂六巨册欲爲名著廣流傳僅定兩元之價書印無多購請從速

鈍根書例

四尺長楹聯二元 五尺三元 六尺四元 八  
元 屏條幅每條與楹聯同 中堂視條幅加倍  
匾額字二元 大字逾一方尺者加倍 執扇  
摺扇每面二元（不作小楷）名刺一元（須製  
鐸版書面題簽二元（劣書不題）尺頁每方二  
元闊逾一尺長者加倍）

（收件處） 上海寶山路升順里念五號王寓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 話詩非廬蔽

古越蔣著超先生今之詩學大家也先生曾著有蔽廬非詩話一書久已膾炙人口端倪曾披露于民權素後乃印成厚本發行以來風行一時此書現歸本局代售書剩無多購者從速

孫緯才新法  
專醫花柳病

**梅毒六零六**

德國六零六  
臨時各種淋濁下疳橫痃等症秘方各埠函索即送一册

懷遠疥癬各症均用德藥注射每針

復發斷根決不特廉診所法

介紹人

李滌洲先生是個怕人怕裏徹開確喜舞文弄墨雖不是大文豪家他的文士名也很大今天你索詩文明日你要小說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他又肯推辭所以忙的乏累已極同人現爲憐他苦衷起見特給他定個稿價好算是個限制也免他勞乏了同人想愛他才學手筆的先

生們定當贊同了

潤

長短篇小說白話文每千字五元舊詩新詩每首五角論說演說時評間評社評等每千字三元五角小品文字諸文每千字三元新文藝每千字二元筆記奇談每千字三元收件處北京粉房琉璃街八十三號民生報社或交上海小說日報社及東有恒路廣化學校或交天津醒世報社

例

楊欽三 楊玉堂 丁梅菴 王效周 李準 申捷青 朱市隱 孫潤芝 田政臣 朱瘦竹 李蔭榮 蕭舜田

介紹人 同啓

李瀛洲潤例

李滌洲先生是個忙人忙裏偷閒確喜舞文弄墨雖不是大文豪家他的文士名也很大今天你索詩文明日你要小說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他又不肯推辭所以忙的乏累已極同人現爲憐他苦衷起見特給他定個稿價好算是個限制也免他勞乏了同人想愛他才學手筆的先

抱蜀子鬻書  
衡山向夢桑字穀晚號抱蜀子又號瓜唐老  
省大吏以髻初設南學其時人老髻南校金石書畫老也嘗學制初改辦  
臨摩以為樂髻方以校事倚重不知樂夢好而過髻也後樂碑古器以觀察  
使梁簡權鞏輩階道辛甲之際慙險阻幾死者再而樂夢抱周器唐佛  
亥所乘多出入鋒刃乙卯髻遇滬與道人盡發所藏親之弟子治以數人  
通毛詩尚書其爲詩則變師法喜書鍾元常嗣出爲湘綺之子魏以漢景  
分書入之故臨王仲碑其神妙始過之豪喜脫法由孟鼎下窺三公景  
君天寧書其將獨步一時耶樂夢慨世變久欲從南山深處以書畫吟嘯  
自娛南山已非昔比矣因勸其鬻書甘爲雅人之奴爲之代擬其直於  
后壬戌冬農髻會照

紫蘭花片

(一)出版日期 每月二十日出版月出一册全年十二册 (二)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預定全年二元 (三)預定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精巧小錦匣一只以爲藏書之用每匣內并附瘦鶴小影親筆簽字精留紀念

上海大東書局

# 史淚鴻雪

此書自來言墨高趣意中純正  
有亦為枕亞生平第一驅及  
心著作凡閱過玉璣琬均  
喜閱不謫良詩詞尺牘者均  
用二百號字精印一厚冊得  
二百二十餘面而贈品截  
止後購買者仍絡繹於途  
是書價值概可想見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魂 梨 玉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口碑載道奚待贅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愛看戲劇者請  
閱劇場週報

本刊內容 專載京津滬漢  
各大埠劇場消息及富有趣  
味之劇談劇評劇本等（京  
戲新戲影戲崑曲粵調越腔  
均包括在內）之文字爲劇  
界唯一良好消遣品每逢星  
期六出版裝訂成五彩色封  
面精緻美觀並選登時下名  
伶照片以增閱者興趣已於  
陽曆一月二十號出版愛讀  
諸君盍興乎來  
歡迎投稿 本刊抱公開主  
義除特約海內著名流劇  
學專家担任撰述外並歡迎  
各界惠稿（各處劇場消息  
及短小精幹之戲劇評論尤  
所歡迎）一經登載當以現  
金（一元至十元）或書籍  
爲酬投稿詳細章程請閱本  
刊第一期可也  
定價每冊五分  
總代售處上海棋盤街公  
民書局  
分銷處上海各大書局  
及賣報人  
總發行所上海北四川路  
廣吉里西六弄劇場週刊  
社



老父去縣中驗傷。抵排作一個不友之兄。一定要替父親除一個不孝之女。衆人也有勸他和平了的。也有主張激烈。說令妹性情太壞。送到官廳。徹戒一下子的。兩說比較。還是後說佔了勝利。子才心益發激昂。又有夫人余氏。在旁慫恿。說這事不怨地辦時。武對不住阿公了。子才頓足恨恨道。罷罷。我也譬如沒有這個妹子。也決不再當他骨肉看待。這厮若再來時。我可不得和他干休。是決計要和他鬧上一場了。鄉間地方的消息最靈。此言一出。早又傳到這位姑奶奶的耳朵裏去。原來他也只有這一點點膽量兒。經此一嚇。果然躲在家裏。以生病爲名。再也不敢到母家去了。因此子才的爹。趁此機會。能毅好好的養起病來。究竟他還沒有什麼傷痛。不過一時氣急上逆。回不過來。所以便成病了。如今得子才夫婦晝夜侍候。心中大慰。這病也一天一天的好得起來。子才也自歡慰。但怕自己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走後。妹子又要來鬧。便託了族中一位尊長。和他一個舅公。兩人代爲主持。如果乃妹仍復怙惡。將他立刻送縣究辦。兩人却是親族之長。誼不容辭的。也都慨然答應。這就是子才回家的原因。和他回家後的情事。如今正好做到這裏爲止。他那堂弟。將上項情由。詳細說給我們聽了。我們這才明白。以前種種揣度和傳聞。都是靠不住的。却又免不了替子才扼腕不快。又聽說他不日可以來溫。也就很爲歡喜。過了幾天。我們正在局中喫飯。還有肯夫。新從家鄉出來。也來望我。一同吃談天。忽然得了天揚電話。說子才出來了。叫我馬上過去午飯。我大喜道。飯是快吃完了。我洗過了臉。就過來罷。於是匆匆吃畢洗漱。肯夫此時已和天揚等人認識。彼此都作了朋友。便問。可是天揚來的電話。我說是的。肯夫兄沒甚事情。可以同去談談。肯夫欣然答應。便和我同到天揚寓中。只見天揚和子

八十三 東越許廣父著

才倆正在吃飯。子才見了我們。起身招呼。我笑道。不必客氣。快吃飯罷。子才便坐了下去。我少不得問他幾時出來。府上可好等等照例說話。子才一一答了。因笑說。我這回子去得太匆促了。也沒有告訴你們什麼事情。回去之後。整鬧了兩個禮拜。險些把我的頭腦子都脹破了。我聽了。笑了一笑道。這事不必說了。我已大略有點知道。好笑那天天揚不曉聽了誰的話。把你的妹子。弄成什麼姊夫李省存身上了。子才點頭笑道。這話也怪他不得要纏錯的。委實舍下的幾張東床。實在都靠不甚住。就是我那嫡堂姊夫李省存。也不是什麼好貨。從前在上海鬧過許多笑話。天揚是聽我說起過的。所以他又纏到這人身上去了。我正要問他省存之事。忽見一個姑娘。匆匆走了出來。說少奶奶請少爺去呢。天揚皺眉道。他此刻覺得怎樣了。可好了一點麼。我和子才聽了。忙問怎樣。嫂嫂……一語未

完。天揚皺眉道。可不是。內人性子最靜。氣兒頂耐。隨便什麼事情。不論氣苦煩惱。一總放在心中。永遠也不見會發洩一次。因此鬱成肝症。每逢發病起來。備肚子裏疼得和刀挖針刺一般。連氣也透不過來。話也說不上來。鎮日價躺在牀上。滾來爬去的。儘嚷。真正把我弄得無可如何了。說罷。微微嘆了一聲。我見他娘站在一邊。因催他快進去睡。天揚依舊丟下飯盤。就走了進去。不一回。又出來了。吩咐車夫阿二。去請章警署看病。一面說。一面叫娘撤去食具。留上面水。我纔笑問天揚。怎麼去請那章警署。這人真個靠得住麼。天揚呷了一聲道。我那會相信這等東西。怎奈女人家的見識。特別的很。他們也不曉得和章警署有什麼緣分。凡在上海的女人。不生毛病罷。一有傷風咳嗽。總得要請章警署的。這也真是那厮的運道呢。我笑道。那有此理。人的毛病。也是兒戲的麼。

八十四 東越許廣父著

# 太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五等香烟



門前大英商公限有總

○遊蘇州記 (二) 王理堂  
進了旅館後。心裏怪覺安穩。洗洗臉。吃一點飯。已是五點多鐘。我便去找我那兩位女友。那兩位女友。一位是葉先生。一位是文先生。葉先生是蘇州人。住在城內大太平巷。文先生是江寧人。和葉先生是江寧人。現在蘇州參觀女學。住在葉先生家裏。我近年以來。因爲想在教育界上盡力。所以對於教育界人。不論男女。只要他是有價值的。我總用心用意的去親近他。希望他和我攜手。同謀教育上的幸福。況且這二位先生。心地篤厚。學識優長。對於教育。又極喜研究。和我相處的感。差不多又和家中姊妹一般。所以我親近他的熱度。不消說較之常人。更加一倍。

我一出旅館門。不免又要去問警士。問了好幾遍。才找到他兩個。當我在路上。曾發生了兩個憾。蘇州城內的街道。又窄又短。而且是用小石塊鋪的。狼覺得不好走。兼之走不多遠。

(影遺士女珠蕊蔡人夫亞枕徐)



## 閑話

余所居隣有寧波人。一日情余致書其子問余能作寧波字否。余爲之大嘆。上海爲文明薈萃之區。寧波爲商業發達之地。以寧波人在上海。而向有此等不通之談。吾不禁爲中國社會前途哭也。

○便要避在街旁。讓轎子過去。與我腦子裏所懸想的蘇州。相去太遠。  
(二)蘇州警士。個個都能用和藹可親的模樣。指我道路。這的。因此就可見蘇州警士良好的。我到葉先生家裏。找着葉先生和文先生。談述別後狀況。葉先生留我晚飯。並叫他的姪子陳民君陪我談話。飯後又談一時。約定明日同遊虎丘山。我遂同旅館安歇。第二天早晨。我着旅館裏茶房。雇一隻畫舫。到九點鐘。葉文兩先生。和陳民君。同來到旅館內。我因和他們一齊到門外上船。由青江前駛。到山塘兩岸。房屋極破落。所有的生意。爲魚行。棉花行。等。離虎丘山不遠。便沒有什麼人家。滿眼都是祠堂。廟宇。和牌坊一類的東西。計自門到虎丘山。不過十四里。而船約行三點鐘之久。真覺慢極了。船到後。即泊虎丘寺門前。

## 攤貨百

昔賢以緣木求魚喻事之必不可能。設之巧得未曾有。中之魚有山。喻事之必不可能。設之巧得未曾有。不圖緣木求魚。竟應於山。喻事之必不可能。設之巧得未曾有。賢如亞聖。言或失當。况其耶。

○便要避在街旁。讓轎子過去。與我腦子裏所懸想的蘇州。相去太遠。  
(二)蘇州警士。個個都能用和藹可親的模樣。指我道路。這的。因此就可見蘇州警士良好的。我到葉先生家裏。找着葉先生和文先生。談述別後狀況。葉先生留我晚飯。並叫他的姪子陳民君陪我談話。飯後又談一時。約定明日同遊虎丘山。我遂同旅館安歇。第二天早晨。我着旅館裏茶房。雇一隻畫舫。到九點鐘。葉文兩先生。和陳民君。同來到旅館內。我因和他們一齊到門外上船。由青江前駛。到山塘兩岸。房屋極破落。所有的生意。爲魚行。棉花行。等。離虎丘山不遠。便沒有什麼人家。滿眼都是祠堂。廟宇。和牌坊一類的東西。計自門到虎丘山。不過十四里。而船約行三點鐘之久。真覺慢極了。船到後。即泊虎丘寺門前。







